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九　　南史二十

謝晦 兄瞻 弟㬭 從叔澹　謝裕 子恂 玄孫微 裕弟純 述 孫覽

謝方明 子惠連　謝靈運 孫超宗 曾孫幾卿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晉太常裒玄孫父重位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重生絢瞻晦㬭遯絢位至鎮軍長史

早卒晦初為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自殺宋武問劉穆之昶府誰堪入府穆之舉晦即命為太尉參軍宋武嘗訊獄其旦刑獄參軍有疾以晦代之晦車中一覽訊牒隨問酬對無失宋武奇之即日署刑獄賊曹累遷太尉主簿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逵之戰死宋武將自登岸諸將諫不從晦前持之宋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胡藩登岸賊退乃止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

宋書墨作點漆

涉獵文義博贍多通時人以方德祖微將不及晦聞猶以為恨宋武深加深賞從征關洛内外要任悉委之宋武於鼓城大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宋武有失起諫即代作曰先蕩臨淄穢却清河洛塵華陽有逷驥桃林無伏輪于是羣臣並作時謝琨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宋武前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耳劉穆之遣使陳事晦往往與同穆之怒曰公復有還時否及宋武欲以

晦為從事中郎穆之堅執不與故終穆之世不遷及穆之喪聞至宋武哭之甚慟曰喪我賢友晦時正直喜甚自入閤叅審其日教出轉晦從事中郎宋臺建為右衛將軍加侍中宋武聞咸陽淪沒欲復北伐晦諫以士馬疲怠乃止于是登城北望慨然不悦乃命羣僚誦詩晦詠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宋武流涕不自勝及帝受命于石頭登壇備法駕入宮晦領游軍為警加中領軍封武昌縣公永初

二年坐行璽封鎮西司馬南郡太守王華而誤封北海
太守球板免晦侍中
宋書論曰晦坐璽封違謬遂免侍中雖賢臣細故不
以任隆弛法下肅上尊用此道也自元嘉臨務茲典
稍違降及大明傾陂彌甚自非訐切深私陵犯密諱
則左降不行于權戚若有身觸威指釁非國刑色書
裁至用容固望其門矣由是律無恒條上多弛行綱
維不舉而綱目隨之所以吉人防著在微慎小由小

蓋為此云

尋轉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依晉中軍羊祜故事入直殿省總統宿衛及帝不豫給班劒二十人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並侍醫藥少帝即位加中書令與徐傅輔政及少帝廢徐羨之以晦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加都督欲令居外為援慮文帝至或別用人故遽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帝即位晦慮不得去甚憂惶及發新亭顧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進封建平郡公固讓又給

鼓吹一部至江陵深結侍中王華冀以免禍二女當配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元嘉二年遣妻及長子世休送女還都先是景平中魏師取攻河南至是欲誅羨之等并討晦聲言北行又言拜京陵裝舟艦傳亮與晦書言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當遣外監萬幼宗往

宋書曰又言朝士多諫北伐上當遣幼宗往相諮訪

本史刪之語意不明

時朝廷處分異常謀頗泄三年正月晦弟黄門侍郎瞬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呼諮議叅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虚使承天預立答詔起草謂北伐宜須明年江夏内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其事已審使示晦晦問計承天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

我自裁耶承天曰尚未至此其在境外晦曰荆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决戰走復何晚吾不愛死負先帝之固如何又謂承天曰幼宗尚未至若後二三日無消息便不復來耶承天曰道慧傳言其事已判豈容復疑晦欲焚南蠻兵籍率見力决戰土人多勸發兵晦問諸將戰士三千足守城乎南蠻司馬周超曰非徒守城若有外寇亦可立勲司馬庾登之請解司馬南郡授之晦即命超為司馬轉登之為長史帝誅羡之等及誨之世

休收爵子世平兄子紹等晦知訖先舉義之亮哀次發
子弟以問旣而自出射堂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言
臣等若志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輔翼幼主孤背天日
豈復虛館七旬奉迎鑾駕者哉
宋書載晦後表又云義之亮等戮力皇家盡忠報主
若令臣等執權不專爲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
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而泝流三千虛
館三月奉迎鑾駕以遵下武血心若斯曷爲可鑒

愚按此此言更朗切不可盡以為非故附錄於此

故廬陵王於營陽之世屢被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

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于

宋室耶又言羨之亮無無見殊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

華猜忌害

宋書載晦表曰臣忝居藩任乃誠匪懈分留弟姪並

侍殿省陛下聿遵先志申以婚姻童稚之日猥蒙齒

名薦女遣子合門相送事君之道義盡于斯臣羨之

翼亮三世年耆乞退未垂順許臣亮管司喉舌恭謹一心守死善道此皆皇宋忠臣社稷鎮衛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規弄威權先除執政以逞其欲孰不為之痛憤者哉臣等見任先帝垂二十載無纖介之愆而嬰若斯之愆若非先帝謬于知人則為陛下未察愚款昔白公稱亂諸梁嬰冑惡人在朝趙鞅入伐臣義均休戚受任分陝豈可顛而不扶負先帝遺旨若天祚大宋義師克振便當浮舟東下戮

此三豎謝罪闕廷伏鎖赴鑊伏願遠尋永初託付之
旨近存元嘉奉戴之誠臨表哽慨言不自盡
帝時已戒嚴尚書符荆州暴其罪狀
宋書載符曰徐羡之傅亮曰晦安忍鴆毒獲罪于天
三姓同罪既擒其二晦兇明所怨孤根易拔然歸死
難圖歇困則鬬是以爰整其旅用為過防今鑾輿劾
駕六軍鵰翔警蹕前驅五牛整旆雖以英布之氣彭
寵之資登陴無名授兵誰禦加以西土咸沐皇澤東

吴懷本首丘必不自陷罪黨符到其即共狀晦身輕舟護若若已猖獗宜翻然背亂相率歸朝頃傅亮三息特蒙全宥晦同産以下羡之諸姪咸無所染况彼府州文武並列王職轉禍貴速後机則凶若王臨郢雷霆皆至噬臍之恨亦將何及

晦率衆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破冢旗旌相照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移檄建鄴言王弘曇首王華等罪又上表陳情

宋書曰晦至江口到彥之已到彭城洲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若雨耳檀征北尋至東軍方強惟宜速戰登之恇怯使小將陳祐作大囊貯茅數千斛懸于颿檣云可以焚艦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信之停軍十五日乃攻蕭欣于彭城州中兵參軍孔延秀率三千人進戰甚力欣于陣後擁楯自衛又委軍還舟遂大敗延秀又攻洲口柵陷之彥之退保隱圻晦自矜其捷乃上表

曰臣國難既深家痛亦切軍次巴陵蕭欣奔逆若陸下梟四凶于廟廷申二台之匪辜遣一乘之使賜咫尺之書臣使勒衆旗還保前任

初晦與徐傅謀為自全計晦據上流檀道濟鎮廣陵各有強兵足制朝廷羨之亮于中知權可得持久及帝將行名道濟委之以衆

宋書曰王華之徒咸云道濟不可信帝曰道濟並守脅從本非事主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召而撫之必

無異于是名道濟入朝授以衆委之西討

晦始謂道濟不全及聞其來大衆皆潰

宋書曰道濟既至與到彥之軍合牽艦緣岸晦初見艦少輕之不即出戰至曉因風帆上先後連咽西人離阻無復鬬心臺軍至忌至舟尾列艦過江晦大軍一時潰散

晦得小舟還江陵初雍州刺史劉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濟與臺軍主沈敘之襲江陵至沙橋周超大破之俄晦

至江陵無他唯偲超而已超其夜詣到彥之降晦乃携
弟遯兄子世基等七騎北走遯肥不能騎馬晦每待不
得速至安陸延頭晦故吏戍主光順之檻送建鄴于路
作悲人道以自哀周超既降到彥之以參府事劉粹遣
告彥之曰沙橋之事敗由超彥之乃執之與誨等並誅
世基絢子也有才氣臨死為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
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為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侔
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晦女為彭

城王義康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跣與晦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橫屍戰場柰何狼籍都市言訖叫絶行人為之落淚晦誅時年三十七庾登之殷道鸞何承天並見原宋書曰初河東人商玄石為晦參軍晦為逆玄石密欲推到彥之從弟及西人庾田夫為主皆不敢許玄石以獨謀不立遂為晦領幢事及晦平恨本心不遂投水死太祖嘉之錄用其子懐福又晦走左右皆棄之惟延盖追隨不舍太祖嘉之亦授以官

瞻字宣遠一名檐字通遠晦次兄也六歲能屬文為紫石贊果然詩為當時才士歎異與從叔混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常作喜霽詩靈運寫之混詠之王弘在座以為三絕瞻幼孤叔母劉氏撫養有恩兄弟事之同于至親劉弟柳為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遠自楚臺秘書郎解職隨從故為柳建威長史後為宋武相國從事中郎晦時為宋臺右衛權遇已重當于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素退為業汝勢傾

朝野此豈門戶福耶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因宴集靈運問晦潘陸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于權門士衡邀競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閭勲名佐世不得為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冠一時方之公閭本自遼絕瞻斂容曰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不得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常以裁止晦如此及還彭城言于宋武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要福過災生

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宋武欲以瞻為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為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語親舊為戲笑以絶其言晦遂建佐命功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療以不永為幸晦聞疾奔視瞻見之曰汝為國大臣又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訴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帝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于晉南郡公主壻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敝廬何為于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歸骨山

足亦何多恨弟思自勉為國為家卒年三十五瞻文章之美與從叔混族弟靈運相抗靈運父瑍無才能為秘書郎早卒而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抑未有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皭弘微等共游戲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異同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弟皭字宣鏡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疾皭晨昏温凊動容戚顏未嘗暫改恐役僕營疾懈怠躬自執勞母為疾畏驚而微賤

過甚一家尊卑感曙至性咸納屢行屏氣語如此者十餘年

宋書曰曙遷秘書監自以兄居權貴己蒙超擢固辭不受

位黄門侍郎從坐誅濬字景恒晦從叔也祖安晉太傅父瑤琅琊王友濬任達仗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為雲霞交歷位尚書宋武將受禪有司議使侍仲劉廞進璽宋武曰此選當須人望乃使濬攝敷常侍帝宴飲

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之帝以澹為方外士不宜規矩繩之然意不悅不以任寄後侍飲醉謂帝曰陛下用羣臣但須委曲順者乃見貴汲黯之徒無用也帝大笑景平中累遷光祿大夫從子晦為荆川將之鎮詣別晦色自矜澹問晦年答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老矣晦甚愧元嘉中位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初澹從弟混與劉毅昵澹常以為憂漸疏混每謂弟璞從子瞻曰益壽此性終當

破家混尋見害朝廷以譖先言故不及禍璞幼孝友祖
安深賞愛之位光祿勲
謝裕字景仁朗弟宣城内史允子而晦從父也名與宋
武帝諱同故以字行景仁幼為從祖安所知始為前軍
行參軍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内外
無造門唯景仁不至年三十方為著作佐郎桓玄誅元
顯見景仁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
景仁三十而方著作佐郎玄建楚臺補黄門侍郎及篡

位領驍騎將軍景仁博聞強識善敘前言往行𤣥每與言不倦𤣥出行殷仲文卞範之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景仁陪輦宋武為桓脩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悅因留帝食食未辦而景仁為𤣥所召𤣥性促俄頃間騎詔續至宋武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食豈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宋武甚感之及平建鄴景仁與百僚見宋武目之曰此名公孫也歷宋武車騎司馬義熙五年宋武將伐

南燕慕容超朝議皆謂不可劉毅時鎮姑熟固止之謂苻堅侵境謝太傅猶不自行宰相遠出恐動根本也景仁獨曰公建桓文之烈雖業高振古而德刑未樹宜推亡固存廣振威略平定之後養銳息徒然後觀兵洛汭脩復園陵豈有縱敵貽患者哉從之及北伐大司馬琅琊王天子母弟屬諸儲副宋武深以根本為憂轉景仁大司馬左司馬專總府任又遷吏部尚書時從兄混為尚書左僕射依制不得相監宋武啟依僕射王彪之尚

書王劭前例不解識坐選吏部令史邢安泰為都令史平原太守二官共除泰安以令史職拜謁陵廟為御史中丞鄭鮮之所糾白衣領職十二年為左僕射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淨麗每唾輒唾人衣事畢聽一日澣濯每欲唾左右爭受之武帝雅相知重申以昏姻廬陵王義真妃景仁女也十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葬曰武帝親臨甚慟

宋書載武帝與驃騎將軍道憐書曰謝景仁器體淹

中情寄實重方欲與共康時務一旦至此痛惜無深
往矣奈何當復奈何
有孫孺子少與族兄莊齊名多藝能尤善聲律車騎將
軍王戎孺子姑之子也嘗與孺子宴桐臺孺子吹笙戎
自起舞既而歎曰今日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為新
安王主簿出為廬江郡辭宋孝武謂有司曰謝孺子不
可屈為小郡乃以為司徒主簿後以家貧求西陽太守
卒官子璟少與從叔朏俱知名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

招文學璟預焉梁天監中累遷侍中國辭年老求金紫帝不悅未敘會卒子徵字玄度美風采好學善屬文兼中書舍人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時魏中山王元略還北梁武帝餞于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徵二刻便就文甚美帝再覽焉又為臨汝侯獻製放生文亦見賞于世後除尚書左丞及昭明太子薨帝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將出詔唯召尚書右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孔休源及徵三人與議徵時年位尚輕而

任遇已重後卒于南蘭陵太守集二十卷純字景懋景仁弟劉毅鎮江陵以為衛軍長史南平相及王鎮惡襲毅毅時病佐吏皆入參承純參承已畢聞兵至馳還入府左右引車欲還外解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欲安之及入毅兵敗衆散純為人所殺弟述字景先小字道兒少有至行隨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舫漂流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耶

述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獲免咸以為精誠所致宋武聞而嘉之及臨豫州諷中正以述為主簿甚被器遇景仁愛述兄純而憎述嘗設饌請宋武命純預坐而宋武名述述知非景仁鳳意又慮宋武命之請急不從宋武馳遣呼述須至乃飧其見重如此及景仁疾述盡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懷感愧友愛遂篤及景仁

卒哀號過禮景仁肥壯買材數具皆不合用述哀惶親
選乃獲焉爲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元嘉二年拜中
書侍郎後爲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
宋書載文帝與義康書曰謝述才應詳練權以佐汝
汝始親庶務而任重事殷宜寄懷羣賢以盡弼諧之
美想自得之也
義康入相述爲左衛將軍莅官清約私無宅舍義康遇
之甚厚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與述爲異

常之交述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謝道兒未嘗足雍州刺史張卲以贖貨將致大辟述表陳卲先朝舊勲宜蒙優待文帝手詔酬納焉述語子綜曰主上矜卲夙誠自將曲恕吾所啟謬會故特見納若此跡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使綜對前焚之帝後謂卲曰卿之獲免謝述力焉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卒于吳興太守喪還未至都數十里殷景仁劉湛同乘迎赴望舟流涕及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

勸吾進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帝亦曰謝述若存
義康必不至此三子綜約緯綜有才藝善隸書為太子
中舍人與范曄謀反誅約亦死緯尚存宋文帝第五女
長城公主素為綜約所憎免死徙廣州孝建中還都方
雅有父風位正負郎子朓字玄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
清麗為齊隨王子隆鎮西文學子隆在荆州好辭賦朓
尤被賞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欲以啟
聞朓知之因事求還道中為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

時蔣委霜嚴寄言尉羅者寥廓已高翔仍除新安王昭
文軍中記室眺牋辭子隆曰眺聞横汙之水思朝宗而
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
悵歧路東西或以嗚悒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
墜雨飄似秋蔕眺實庸流行能無筭屬天地休明山川
受納褒采一介搜揚小善故得捨耒場圃奉筆菟園東
泛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
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顔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

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海方春旅翔
先謝清切着房寂寥儲華輕舟反泝吊影獨留白雲在
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
艎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屨或存祗
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
横集時荆州信去倚待觚執筆便成文無點易以本官
兼尚書殿中郎明帝輔政以為驃騎諮議領記室又掌
中書詔誥轉中書郎出為晉安王子懋鎮北諮議南東

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啟王敬則反謀帝甚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朓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國子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修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近代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不以讓今宣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顗並讓記室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顗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宣關官之大小撝謙之美本出人情

若大官必讓便與詣闕表章不異例既如此謂都非毀朓讓優答不許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来無此詩也敬后遷祔山陵朓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

顔氏家訓曰劉孝綽有重名無所與讓惟服一謝朓嘗置朓詩几案間動靜輒諷詠

東昏失德江祏欲立江夏王寶玄末更回惑與弟祀密謂朓曰江夏年少脱不堪負荷不可復行廢立始安王

遥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只求安國家耳遥光又遣親人劉渢致意於朓朓自以受恩明帝又非渢言不肯荅少日遥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見引即以祏等謀告左興盛又説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為反覆人耳暄陽驚馳告遥光及江祏遥光欲出朓為東陽郡祏固執不與先是朓輕祏為人祏常詣朓朓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便停祏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祏以為輕己後祏及弟祀

劉渢劉晏俱候朓朓謂祏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嘲
弄之祏轉不堪至是構害之
南齊載祏等連名啟曰朓扇動內外妄貶乘輿竊論
宮禁間謗親賢輕議朝宰醜言異計非可具聞無君
之心既著共棄之誅宜及
詔暴其過惡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朓下獄死時年
三十六臨終謂門賓曰寄語沈公君方為三代史亦不
得見沒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為朓妻常懷刀欲報

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猶甚尚書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慚此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朓有愧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朓好奬人才會稽王顗粗有才筆未為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奬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善如此朓及殷叡子鈞第二女永世公主適朓子謨及為雍州二女並暫隨母向州帝即位二主始隨内還帝意薄謨

又以門單欲更適張弘策子策卒又以與王志子謹而
謨不堪歎恨爲書狀如詩贈主主以呈帝甚蒙矜嘆而
婦終不得還尋用謨爲信安縣稍遷王府諮議時以爲
沈約早與朓善爲制此書云
謝方明裕從祖弟也父沖中書郎家在會稽病歸爲孫
恩所殺贈散騎長侍方明隨伯父吳興太守邈在郡恩
冠會稽東土諸郡響應吳興民胡桀鄮縣破東遷縣方
明勸邈避之不從賊至被害方明逃免初邈舅子長樂

馮嗣之及北方學士馮翊仇玄達俱投邈禮待甚簡二人並恨遂與恩通謀劉牢之謝琰等討恩恩走臨海嗣之等不得同去方更聚合方明體素羸弱而勇決過人結邈門人義故得百餘人討嗣之等悉擒而手刃之時亂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凶事盡力數月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頃之恩重陷會稽謝琰見害因購方明甚急方明于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黄蘖嶠出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

厄也若備經而貞履之操在約無改桓玄克建業丹陽尹卞範之勢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譬說備至方明終不回玄聞而賞之即除著作佐郎後從兄景仁舉為宋武中軍主簿方明知無不為宋武謂曰愧未有瓜衍之賞當與卿共豫章國祿屢加賞賜方明嚴恪雖暗室亦無惰容

宋書曰無他技能自然有雅韻

從兄混有重名唯歲節朝拜而已丹陽尹劉穆之權重

當時朝野輻湊其不至者唯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穆之甚恨及混等誅後方明廓往造穆之穆之大悅白宋武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項轉從事中郎仍為右將軍道憐長史武帝令府中衆事皆諮決之又轉為中軍長史復為驃騎長史南郡相委任如初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放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不疑懼時晉陵郡故主簿弘季咸徐壽之並隨在西固諫以為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

過言且當今人情偽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因及父兄並驚喜涕泣以為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違二日乃反餘一囚十日不來五官朱千期請見討自討之方明知為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自當反因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譲率領將送竟無逃者遠近嘆服宋武受命位侍中丹陽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江東民戸殷盛風俗峻刻強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方明深達政體不

拘文法潤略苛細務在統領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
伍之坐判久繫之獄前後征伐每兵運不充悉倩士庶
事寧皆使還本而守宰不明與奪乖謬人事不至必被
抑塞方明簡汰精當各順所宜雖服役十載亦一朝從
理東土稱詠之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
易其政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車官子惠
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
輒得佳語嘗于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

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
也本州辟主簿不就惠連先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
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乘流遵歸路諸篇是也坐
廢不豫榮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言次白文帝言
臣小兒時便見此文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帝曰
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方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
行參軍義康修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冢為改葬使惠連
作祭文留信待成文甚美又為雪賦以高麗見奇靈運

見其新文每曰張華重文不能易也文章並世於世年三十七卒既早亡輕薄多尤累故官不顯無子

謝靈運安西將軍奕之重孫方明從子也祖玄晉將軍將軍父瑍生而不慧位秘書郎早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瑍瑍兒何爲不及我

宋書作瑍那得生靈運

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于延之深密不如也從叔混特加愛之

襲封康樂公為琅琊王大司馬行參軍性豪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累遷秘書丞坐事免宋武在長安靈運為世子中軍諮議黃門侍郎奉使慰勞宋武于彭城作撰征賦後世子左衛率坐輒殺門生免官宋武受命降為侯又為太子左衛率靈運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惋廬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即位權任大臣靈運構

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為永嘉太守
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
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民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為
詩詠致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曜弘微等並與
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
移籍會稽修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
弘之孔淳之等放蕩為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首詩至
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昔間士庶皆徧名動都下作山

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文帝誅徐羨之等徵為秘書監再召不起使光祿大夫范泰與書敦獎乃出使整閣秘書遺闕又令撰晉書初立條流書竟不就尋遷侍中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帝稱為二寶既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是唯以文義見接每侍帝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竟既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池種竹果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

既無表聞又不請急帝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
表陳疾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
宋書載其勸伐河北書然無足採者惟內有云昔隴
西傷破晁錯興言匈奴慢侮賈誼憤嘆方于今日皆
為賒矣伏惟深機志務允定神謨
而游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為御史中丞傳隆奏免官是
歲元嘉五年也靈運既東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穎
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時謂

之四友惠連幼有奇才不為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
還始寧時方明為會稽靈運造方明過惠連大相知賞
靈運性無所推唯重惠連與為刎頸交時何長瑜教惠
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為絕倫謂方明曰阿連才
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
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雍官
至員外散騎郎璿之為臨川內史被司空竟陵王誕所
遇誕敗坐誅長瑜才亞惠連雍璿之不及也臨川王義

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陵屡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之凡人士並為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文帝除廣州所統曾城令及義慶薨朝士並詣第敘哀何勗謂袁淑曰長瑜便可還也淑曰國新喪宗英未宜以流人為念廬陵王紹鎮尋陽以長瑜為南中郎行參軍掌書記之任行至板

橋遇暴風溺死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未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嶮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從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

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飲千秋亭倮身大呼顗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癡人事會稽東閣有回踵湖靈運求決為田帝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皇休嵧湖為田顗又固執靈運謂顗非存利民政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傷之與顗遂隙因靈運横恣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詣闕上表自陳本末

宋書載其表曰臣昔忝近侍御蒙天恩赦罪迹炳明文字有證當顯戮司敗以正國典今虛聲為罪何酷如之夫自古讒謗聖賢不免然或輕死重氣結黨聚羣或勇冠鄉邦劒客馳逐未聞俎豆之學欲為逆節之罪山棲之士而搆陵上之釁是以牽曳疾病束骸歸欸

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為臨川內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為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

望生收靈運靈運興兵叛逸遂有逆志為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擒之送廷尉廷尉論斬帝愛其才欲免官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詔以謝玄勳參微管宜宥及後嗣降死徙廣州後秦郡府將宋齊奉使至涂口行達桃墟村見有七人下路聚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遣兵隨齊掩討擒之其一人姓趙名欽言同村薛道雙先與靈運共事道雙因同村人成國報欽云靈運犯事徙廣州給以錢令買

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集取之若得靈運如意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于路不得及還饑饉緣路為刼有司奏收之詔于廣州棄市臨刑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所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于世孟顗字彦重平昌安丘人衛將軍昶弟昶顗並美風姿時謂雙珠昶貴盛顗不就辟昶死後顗歷左光禄大夫嘗就徐羡之因敘闊

洛中事顛歎劉穆之終後便無繼者王弘亦在甚不平曰昔魏朝酷重張郃謂不可一日無及郃死何關興廢顗不悅衆賓笑而釋之後卒于會稽太守靈運子鳳坐靈運徙嶺南早卒子超宗隨父鳳嶺南元嘉末得還與慧休道人来往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選補新安王子鸞國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罄之室

復有異物耶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説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内道隆謂檢覔毛至闇待不得乃去泰始中為尚書殿中郎三年都令史駱宰議策秀孝格五問並得為上四孝為中二為下一不第超宗議不同

齊書曰超宗議以為片辭折獄寸言挫衆魯史襃貶孔論興替皆無俟繁而後秉裁夫秉事之淵析理之會豈必委牘方悉治道非患對不盡問患以恒文弗

奇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而常與其俱奇必使一

亦宜採

詔從軍議齊高為領軍愛其才衛將軍袁粲謂齊高曰

超宗開亮可與語取為長史臨淮太守粲遇害以超宗

為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

風寒齊高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矣超宗既

坐飲酒數盃辭氣橫出齊高對之甚歡及受禪為黃門

郎有司奏撰郊廟歌敕司徒褚淵侍中謝朏散騎侍郎

孔珪太學博士王暅之摠明學士劉融何法冏何曇秀作者凡十人超宗辭獨見用為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帝名見謝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何以失儀出為南郡王昭業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何府超宗怨望答曰不知是司馬為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為司驢有司奏其怨望免官禁錮十年後司徒褚淵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驚跣下車超宗撫掌笑曰落水三

公墜車僕射淵出水霑濕狼籍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焉投畀河伯河伯不受淵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安得免寒士前後言誚稍布朝野武帝即位使掌國史除竟陵王子良征北諮議領記室愈不得志超宗取張敬兒女為女婦帝甚疑之及敬兒誅超宗謂丹陽尹李安民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君欲何計安民具啟之帝積懷超宗輕慢使兼中丞袁彖奏收超宗付廷尉帝雖可其奏以彖言辭依違使左

丞王逡之請免彖官詔彖匿情欺國愛朋罔主免官禁
錮十年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晧首詔徙越嶲行至豫
章敕豫章内史賜自盡勿傷其形骸明年超宗門生王
永先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餘條帝疑其妄下才卿
廷尉以不實見原永先于獄盡之才卿弟幾卿清辯時
號神童超宗徙越宗詔家人不得相隨幾卿年八歲别
父于新亭不勝其慟遂投于江超宗命估客數人入水
救之良久涌出得就岸濕耳目口鼻出水數斗十餘日

乃能言居父憂哀毀過禮年十二名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辯釋無滯文惠大稱賞儉謂人曰謝超宗不死矣及長博學有文采仕齊為太尉晉安王子懋主簿梁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為治書侍御史舊郎中轉為此職者世謂之南奔幾卿頗失志多稱疾臺事略不復理累遷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

嘗預樂遊苑宴不得而還也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
與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
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為有司糾奏坐
免普通六年詔西昌侯藻督衆軍北侵幾卿啟求行擢
為藻軍師長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別云淮淝之役前謝
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勝于
前徐後謝何必愧于前謝勉默然軍至渦陽退敗幾卿
坐免官居白楊石井宅朝中文好者載酒從之客恒滿

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游郊野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識湘東王繹在判鎮與書慰勉之後為太子率更令放達不事容儀性不容非與物多忤有乖己者輒肆意罵之退無所言遷左丞僕射省嘗議集公卿幾卿外還宿醉未醒取枕高卧傍若無人又嘗於閣省裸袒酣飲及醉小遺下霤令史為南司所彈幾卿亦不介意轉左光祿長史卒集行于世幾卿雖不持儉操然于家門篤睦兄才卿早卒

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清官皆幾卿獎訓力也

論曰謝誨以佐命功當顧託之重殷憂在日黜昏啟聖於社稷之計蓋為大矣但廬陵之殞事非主命昌門之覆有乖臣道博陸所慎理異於斯加以身處上流兵權總己將欲以外制內豈人主所久堪乎向令徐傅不亡道濟居外四權制命力足相侔劉氏之危有逾累卵以此論罰豈曰妄誅宣遠寒心可謂睹其萌矣然謝氏自

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恒景仁以德素傳美景懋景先以節義流譽方明行己之度玄暉藻績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矣靈運才名江左獨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人各有能玆言乃信惜乎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